

艾米莉·勃朗特及其《呼啸山庄》

袁海旺

(西肯塔基大学,美国)

摘要:本文就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坛以及世界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作了介绍。对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的爱情以及希刺克厉夫的“爱—恨—复仇—人性复归”这条主线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指出《呼啸山庄》是一部别具一格值得研究的小说。

关键词:《呼啸山庄》;主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1-0078-03

On Emily Bronte and *Wuthering Heights*

YUAN Hai-wang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US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prominent place Emily Bronte's *Wuthering Heights* occupies in English and world literatures. It also expatiates upon the love affair between Heathcliff and Catherine and the former's life cycle of resistance, revenge and reversion. In so doing, the article recommends *Wuthering Heights* as a unique literary piece worthy of its readers' perusal.

Key words: *Wuthering Heights*; theme; analysis

《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是《简爱》作者夏绿蒂·勃朗特的两个妹妹之一。以往在英国文学史上,对艾米莉的介绍较少,人们对她的了解仅囿于“出身低微贫寒”,“性格沉默腼腆”,除父亲与弟弟之外,几乎没与其他男人有过交往。她在世仅短短30年,便默默无闻离开了人间。既未看到自己的小说发表,更未想到在后世会享有盛名。可她留下的唯一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毫无愧色地奠定了她在英国及世界文坛上的重要地位。现代评论家每谈及19世纪西欧文学,必定涉及《呼啸山庄》,不少著名评论家及小说家还对它都有专门的论述。

诗人史文朋(Evan Boland)说《呼啸山庄》是可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相媲美的悲剧;英国评论家阿诺德·凯特尔(Arnold Kettle)在《英国小说引论》中,把《呼啸山庄》列为英国19世纪十部著名小说之一;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948年应美国“大西洋杂志”请求向读者介绍世界十部最佳小说时,把《呼啸山庄》名列其中;英国著名诗人及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他的《豪渥斯墓园》诗中,凭吊艾米莉“心灵中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和大胆是自拜伦死后无人可与之比拟的……”有人说艾米莉是勃朗特三姊妹中“最伟大的天

才”不无道理。

《呼啸山庄》描写了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经历了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工业革命,在大规模掠夺殖民地的基础上,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当资本主义在英国胜利、巩固和向前发展时,社会冲突却日趋激化,劳资矛盾更加尖锐,整个社会处于极度动荡不安之中。尽管《呼啸山庄》没有正面描写这些矛盾和冲突,但敏感的读者仍能从中窥见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艾米莉从现实存在的压迫和反抗来认识社会,反映社会,她率直地站在上流社会的对立面,对非人的压迫和摧残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对倔强峥嵘的叛逆充满了深刻的同情。

《呼啸山庄》围绕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爱情,以希刺克厉夫“爱—恨—复仇—人性复归”这条主线来展示了当时英国社会畸形的生活画面。以希刺克厉夫、凯瑟琳与林顿、恩萧的对立冲突,揭示了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强烈反抗,表现出了他们的爱与恨。

不明姓氏、无家可归的流浪孤儿希刺克厉夫,侥幸遇上了老恩萧,被收为养子,这使他免于饥寒而死。本以为可以得到善待的他,不幸却成为他遭受压迫的原因。老恩萧一死,老恩萧的儿子辛德莱便把他降为了奴仆,不仅被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权利,还百般凌辱

他，他遭受的种种虐待，“足以使圣徒变成恶魔”！一手制造了希刺克厉夫愚昧和卑下的辛德莱，反过来还把这些归罪于他自身，并以此为理由来进一步压迫他。鞭子未能把希刺克厉夫改变成一个顺从的奴隶，在尝尽人间不平之后，炼就了他坚韧倔强的反抗性格，他对压迫者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誓死要反抗到底，在幼时他就已经在思索要如何报复了。

凯瑟琳是不同于希刺克厉夫的另一典型。老恩萧的这个女儿，从未得到过父亲的欢心，连仆人约瑟夫都可以罚她饿饭，打她耳光。在没有家庭温暖和父爱的呼啸山庄，她在绝对异教精神里长大。低微的家庭地位使凯瑟琳能摆脱等级偏见，不顾一切处罚和恫吓，顽强地和下等人希刺克厉夫站在一起，希刺克厉夫是她在呼啸山庄的唯一知己。在她身上，有着与上层阶级文明教养相对立的强烈野性和反叛精神。

共同的遭遇，他们不能分开而独自忍受苦难，那个可怕而陌生的特殊世界，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他们俩之间才有真正的理解和关怀。反叛精神结出的果实，就是他们的爱情。

敌人远不只是表面的狂暴，他们会穿上各种迷人的外衣来诱惑人、腐蚀人，“坚强得连狗咬住脚跟也不哼一声的凯瑟琳”，也没经得住它的攻击。

艾德加·林顿一家，是压迫者的另一种典型。“在镶有金边的洁白屋顶的画眉田庄，柔和的小蜡烛闪烁着，这里的人富足而又温静文雅，资本主义的天堂在画眉田庄闪烁着金光”。为躲雨，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来到这里，他们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希刺克厉夫被赶了出来，独自冒着狂风暴雨越过荒野，跑回呼啸山庄；而凯瑟琳呢，被安排“躺在沙发上……女仆端水给她洗脚，把糖酒和饼干送到她的面前，给她梳好头，穿上拖鞋，用车把她推到火炉边……”大受优待。他们用华丽的衣服和阿谀的言辞培养凯瑟琳上等人的感情。在林顿一家的软化下，“凯瑟琳高兴极了”！她不再是昔日那个披头散发、跳跳蹦蹦的野孩子，变成了“漂亮端庄的美人了”。

在凯瑟琳回来后，希刺克厉夫与她最初的接触中，就被凯瑟琳的高雅深深刺痛了。虽然凯瑟琳不惜拥抱了这个“脏孩子”，但是精神上她已与以前不同了，一道阶级的厚墙隔断了他们。只凭出身，凯瑟琳就能得到和希刺克厉夫完全不同的对待；家中没得到的东西，她能本阶级更富有的家庭中得到。除了希刺克厉夫，她又有了新的朋友，现在她只能反抗象辛德莱、约瑟夫一类粗暴蛮横的压迫者，而对于画眉山庄的林顿，只要暂时不来干涉她的行动，她便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愉快”。她明知林顿瞧不起希刺克厉夫，但她不愿再与希刺克厉夫一道来反抗林顿，她只是不让他们俩见面，并尽量避免在他们两人面前表明自己的爱憎。上层阶级的优越感和虚荣心，逐渐在凯瑟琳身上迅速膨胀起来：她怕降低身份，不再愿意嫁给希刺克厉夫；想嫁个有钱的丈夫，“成为附近最了不起的女人”。她天真地认为生性温和的林顿比辛德莱好

些，会听她驾驭，会“帮助希刺克厉夫”；而希刺克厉夫只要逃出辛德莱的手掌心，就不会再受压迫，还会得到“高升”，甚至可以和辛德莱、林顿一起平起平坐，连“乡里第一绅士也会以跟他结交为荣”。这样，压迫将消除，斗争将平息，彼此会相安无事，这样一来，她既有了富裕、年轻、漂亮的丈夫，又可以保存昔日好友的情谊。可是她没想到：希刺克厉夫是绝不可能与他的敌人妥协，他一心想的是“不在乎要等多久，只要最后能报复就行……”

压迫者虽使凯瑟琳上了一个遗恨终生的大当，但仍然不能把希刺克厉夫从她心中夺走。很快，她知道自己大错了——画眉田庄并不是她的天堂，呼啸山庄顶上的荒原才是她的家——真正的凯瑟琳只能永远与希刺克厉夫在一起。她对耐丽吐露了肺腑之言“……我对林顿的爱情就象林中之叶，我完全了解时间会改变这种爱，正如冬天改变树木那样。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恰是树下恒久不变的岩石，虽然看起来它给你的愉快并不多，但却是不可少的……我就是希刺克厉夫，他永远永远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作为一种快乐的根源，正如我对我自己不是一种快乐的根源一样，而是作为我自己的生命……”但是，凯瑟琳确实又是出于自己的心愿，把自己和希刺克厉夫拆开了……她和林顿结婚了。

希刺克厉夫愤而出走……

狂风暴雨袭击呼啸山庄，狂飙和雷电把大树劈倒……凯瑟琳在压倒一切的风暴中沙哑地呼唤，在大雨中痛哭……“她浑身湿透，彻夜未眠……”

多么深沉的爱，又是多么痛心的背叛啊！

压迫者为自己哺育了一个生命力强大的可怕的复仇者！恐怖的复仇是第二个回合的中心——希刺克厉夫流浪三年后回来了。在最艰苦的挣扎中，他干了许多冒险的勾当，回来后面目大变。他有钱，“有铁一般的体格”，“象锯齿一样粗，象岩石一样地硬”，还有“可怕的念头……”他信奉的复仇格言是：“我没有怜悯，虫子越是扭动，我就越想榨出它们的内脏！……就象婴儿出牙，越是疼，我就越使劲磨牙”。

复仇之火在希刺克厉夫心中熊熊燃烧。复仇使希刺克厉夫成了恐怖的化身，他采用最残酷的原始手段去报复他的敌人。他完全依照敌人的手段来打击敌人：过去遭受辛德莱的虐待，现在他就虐待辛德莱和他儿子；过去因为穷，被人歧视，现在他便把他的仇人变得比他从前更穷；敌人蹂躏他的爱情，他就蹂躏他的敌人的爱情；“出身高贵”的人看不起他，他就偏和看不起他的人结婚！希刺克厉夫不择一切手段，用一切可以用的办法去报复他的敌人，剥夺敌人的财产，给他的敌人最沉重的打击，他要将其敌人压得粉碎，烧成灰烬……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反抗已并非完全原来基础上的反抗了：希刺克厉夫的报复虽然是从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出发，但现在他并非是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他已经变成为一个压迫者。在毁灭艾德加和辛德

乘后,他还用残酷的手段奴役他们的后代;他已变成一个凶暴的地主,还把压迫施展到了佃农身上。此时,无论他的行为多么可以理解,但如果坚持如此,他不可避免会成为一个悲剧性的反面人物——因为在毁灭敌人中他却并未获得任何快乐与满足。

作者的可贵在于她完全不愿意出现这种结局,艾米莉始终忠于这种反叛的正义性,无论这种正义的胜利在小说的既成环境和当时社会是多么难于实现,她仍然要使我们感到这种胜利。在这种局限中,艾米莉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对两种爱情搏斗的处理中,艾米莉突出了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爱情的伟大力量,并使这种力量克服了他们自己的歧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本书中的冲突看成是两种爱情的搏斗:艾德加代表的是金钱、门第,是富有的、鄙卑的、渺小的、可恶的爱情;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在精神上始终显示出无比丰富的、充沛的生命力——他们的爱情超越了男女世俗的情爱,是那个罪恶世界中相依为命的反叛,他们的结合是反叛生命的结合,他们的爱情百倍优越于压迫者。在凯瑟琳身上,集中地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爱情的尖锐矛盾:当前一种爱情在她身上占优势的时候,她就陷入歧路,毁了自己的幸福;她和希刺克厉夫的爱情占优势的时候,她又重新是她自己。凯瑟琳的死是林顿的惨败,是后一种爱情的胜利。就是这种伟大的被压迫者之间的爱情,最终促使了希刺克厉夫的转变。

凯瑟琳抑郁而死,辛德莱和艾德加也相继去世。希刺克厉夫在生活中失去的却永远不可挽回了。变本加厉的残酷,并未能稍许补偿他的损失,他不再对毁灭的一切感到满足,却越来越追恋他失去了的感情所系的当年的同伴——凯瑟琳。凯瑟琳的形影总是追逐着他,萦绕着他……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都向他昭示凯瑟琳的存在。生命在继续着,哈里顿和小凯瑟琳仿佛就是他们俩的再现……他再也无法举起手来进行无情的毁灭了。他象一个梦游者喃喃地追逐着凯瑟琳,他的形体仿佛早已消灭,只剩下对凯瑟琳的爱了……希刺克厉夫终于摆脱了他的歧路,在精神上又回到了他昔日伙伴的身边。

通过这一情节的处理,作者保持了自己的主题:赞美了人类情感生活中刻骨铭心的真挚的爱。

在世界文苑中,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是艾米莉塑造的两个让读者十分难忘的艺术形象,以至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毛姆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着……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绘出来”。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不为世俗压服的忠贞不渝的爱情,就是对他们所处的被恶势力操纵的畸形社会的顽强反抗。他们的爱情战胜了死亡,升华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往往要通过了解自己所爱的人是什么,才能真实地了解自己,因为真正爱的对象,正是自己本质的表现”,这话蕴涵了多么深刻的意义啊。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相爱,正是他们两人在生存的最根本意义上的接近,

所以凯瑟琳说希刺克厉夫比她自己更像她自己。在那个残酷无情的冰冷世界,他们受到的总是摧残和压迫,感觉到的只是孤独,在遭受使压迫者感到快意的凌辱中,他们对彼此的命运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并共同承担着这种痛苦。绝境中,只有他们才能彼此相互理解,从他们关系的本质上,应勇敢和骄傲地接受痛苦的生存,不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他们灵魂的故乡不在天堂,而是在地上。他们的生命象脚下的岩石一样坚硬倔强,和大自然的浩然精神结合在一起。

凯瑟琳的孤魂在旷野上彷徨,等待着希刺克厉夫……希刺克厉夫告别人间,来到她的身边,他们的灵魂“在黑夜裡、在旷野上、在山崖底下……散步”,从此不再孤独。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呼啸山庄》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鲜明的主观色彩。作者纵情于想象的脱缰的驰骋,有时津津乐道,有时消极沉迷在恐怖、神秘、令人害怕的热情以及狂暴的行为中。夏绿蒂曾说“打开这部书,它所具有的力量使我重新满怀钦佩之情……每一页都负载着一种道德上的磁力”。毛姆则说:“《呼啸山庄》具有一种很少有小说家能够给你的东西,这就是力量。”第二,洋溢着诗的激情。《呼啸山庄》充满着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给人以神秘恐怖的感觉,其中有哥特式情节或是英国外省偏僻角落里某些特殊的气氛;但它又是现实主义的,艾米莉对于生活的悲剧性的理解,以及对畸形的社会制度的深刻揭露,对被糟蹋的人们的心理悲剧描写,都极为成功。第三,独特的艺术结构。故事叙事者洛得乌克和耐丽绝非可有可无的人物。他们的作用,既使故事接近现实,具有说服力;又从常识的角度对故事加以评判,进而部分地揭示这种常识不完全能够了解书中所写。从开始由洛得乌克来讲故事,再由耐丽把故事展开,艾米莉自己隐藏在后面,这仿佛成了双重面目。

艾米莉对自然、文明、人性、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命运以及爱情的意义,有着她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受,这才使《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学史上显得别具一格。读者为艾米莉处理爱情、激情和人性等几方面的坦率所震惊。阿凡白·契瓦丽谈到夏绿蒂和艾米莉,有这样的话:“在两姐妹的灵魂中,有无限的深度……勃朗特姐妹对爱情和妇女自由,她们从她们自己的心,从她们自己的生活中,汲取出这种自由来,这是一种泼辣大胆、出奇新颖的行动……这两个妇女只出于内心和灵魂的语言,表现生活最最本质的东西——爱情本身、活生生的本能——这就是她们的题材。”

《呼啸山庄》确是一部极值得研究的奇书。

参考文献:

- [1] 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M]. 杨苡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 [2] 世界文学名著选读(1-5集)[C].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